

子夜迴響



虎佬

時間已是三點零五分了，阿俊仔卻還沒有睡；斗室內煙霧繚繞，把桌前四十瓦的暈黃燈泡籠罩得更暗淡。煙灰缸內塞滿煙屁股，嘴角叨著一支長壽，阿俊把滿佈血絲的雙眼睜得老大，盯著桌上二十多本厚厚高疊的講義發呆。阿俊咕噥道：「早知道有那麼多，平常唸點就好了。」心隨語落，阿俊半眯著被煙薰得難過的淚眼，沈重的翻開第一頁，擱緊紅筆，一筆劃一溜眼，快馬加鞭趕將起來。

※ ※ ※

空屋內，壁燈下，他摟著面前的女郎，淡淡髮淡髮香隱隱可聞，踩著細碎的四步，緩緩向前推移。看不清她的臉龐，只見細細的長髮垂在肩上，襯出美好的輪廓；二點寒星綴在秀挺鼻樑的兩旁。藍調音樂迴響在空屋中，夾雜著交談聲，人語聲在陰暗的空房中似乎凝滯了，阿俊覺得氣氛好令人沈悶，心中盤算著如何開口

。「你還在唸書？」清脆的聲音打破了沈寂，想不到她先開口了，大概也忍受不住沈悶的氣氛吧！

「嗯！唸中醫學院，請問小姐在那裏高就？」這一次舞會的馬子都是社青，比較乾脆不會忸怩作態，阿俊自信滿滿，不出三分鐘就要把她的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連根帶底都給刨出來。

「這個很重要嗎？」一招「反問式」閃過阿俊的單刀直入，阿俊心裏直咒，媽的！怎麼社青也這樣彆扭，俺且不管，來個「纏」字看她閃到那裏去！

「這不是重不重要的問題；能增進彼此的瞭解，不是會使我們的交談更切實、更愉快些？我們大家以“舞”會友，你想想看！全台灣

有一千七百萬，機緣湊巧，今夜你和我相遇，這種機率有多少？實在太難得了，你不覺得我們應該好好把握，珍惜這份夙緣，大家交個朋友。所以，我想請問小姐貴姓芳名，仙跡何處？」阿俊索性鼓起三寸不爛之舌大開黃腔，蓋得伊人一楞一楞的，心下好生得意。

「喔！我姓梅，名字叫友媛，××商專畢業，在加工區當秘書，這樣你滿意了吧！」她生嗔似的全抖出來。原來剛才那招只是欲擒故縱的掩樣法兒，阿俊心裏暗笑，正待乘勝追擊，此時樂聲卻嘎然而止，阿俊只得鬆了手，她負氣似的把身子一扭，走向座位。

接著幾條恰恰、阿哥哥的調子，交談不便，阿俊都按兵不動，好不容易等到藍調樂聲再揚起，邀了她兩次都沒邀動，因為粥少僧多，早被別人捷足先登。阿俊只得當「壁草」在一旁生悶氣。

「最後四首，請大家好好把握！」主辦人意味深長的嚷著，這一次可不能再失手了，阿俊一個箭步衝她她跟前，擋住了另一個邀請者，弓背揖身，終於請動了她。

再入舞池，阿俊心中甜甜的帶著勝利的微笑，追逐遊戲再啓戰端……。

※ ※ ※

「啾！啾！啾！」腕錶響起清越的鳥鳴聲，在阿俊聽來卻似催命的穿腦魔音。五點了！直著腦筋把一大堆的白紙黑字硬往腦袋裏狠塞，他覺得腦子脹得快炸掉了。怎麼回事？自恃博學強記的腦筋現在都不靈光了，明天早上十點那一科有八大本，現在才唸掉二本。阿俊盤算著，速度非得加快不可，管他有沒有記起來，反正有個印象就好，到時隨便蓋吧！早知道，上課認真抄筆記，要蓋也有個譜兒。

※ ※ ※

上課時，阿俊仍回味著昨夜，昨夜最後一首曲子時，那種美妙的感受。最後四首，他做縱深的攻擊夾雜談諧的逗趣，她回報以吃吃的淺笑和細細的吳儂軟語，最後的樂聲揚起，雙方交投深深的注目。她的手搭上他的背隨著調子起舞。突然，阿俊覺得搭在他背上的纖纖玉手，似乎有意無意的摳著他，像是在暗示什麼！對阿俊徵詢的眼光，她卻緊抿嘴唇，只把二點寒星來睨著阿俊，一副含情脈脈的樣子。當此情景，阿俊一身酥入骨髓，差一點忍不住摟緊她……。抄筆記的手停了又停，阿俊乾脆在簿子上塗起鴉來；戀愛中的人兒總是喜歡寫詩；一方面是抒發情感，另一方面是表現自我，阿俊不能免俗的寫起打油詩來：「柔情滿紙，照見明月思情意。惆悵滿懷，空留虛室鞏音跡。」看了幾遍又搖頭幌腦念了一回，阿俊越看越得意，從書包內抽出昨夜剛買的花箋，把那四句細細刻繪上去。末了，又附上一筆，「今晚七點在樓下等妳，可要下來喲！」覷得教授一回身，阿俊早飛身騰出教室。一路上哼著「seal with a kiss」到校門口前弄點漿糊，緩緩均勻的塗上封口，看了又看才慢慢投入門口的紅色郵筒中。

窗外，清道夫的掃帚刮在清冷的柏油路，像戰鼓嘖嘖夾著淒長的馬嘶，響徹孤冷的暗夜中，倍覺擾人。阿俊一抬頭，天空泛著魚肚白，夜色已隨掃地聲悄然隱去。雖然已祭出他熬夜的法寶——「摩卡咖啡」，眼皮仍然撐不住往下掉。算算離考試只有四個多鐘頭，講義才看掉一半，阿俊忍不住焦躁起來，就著考古題抓重點，跳字、跳行又跳頁來看；活像二次大戰時美軍的「隔島躍進」。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逼近，心是越跳越快，罩在厚重眼皮下的眼睛卻是快不起，滴溜兒直翻白眼。握緊紅筆的手

「你是唸那一系的？」驀然一句話深深刺入阿俊的心。一隻在她身上肆意遊移的手，彷彿觸到烙紅的熟鐵一般倏的收回來。今夜，星星綴滿寶藍色的一抹夜空，一閃一爍像在遙吐著無限的祝福。今夜，該是一個無限美好的夜晚；要不是那句煞風景的話。阿俊呆在那裏，定定的瞧著繁星爭吐惡意的嘲諷，像一張張帶著譏笑的臉孔爭相撲向他的眼前。

「應該不會是這個樣子的！」阿俊心裏喃喃唸著。那次舞會後，阿俊藉著送她回去的機會，邀她在「愛人林」消磨了子夜的時光。彩燈下，她有令人心醉的明艷容貌。在啜著冰咖啡的交談下，阿俊發現他們兩的個性極為相近；幾乎他喜歡什麼她就喜歡什麼。尤其是凡事大而化之，不喜窮究的個性，更令阿俊相信那個令他討厭的問題，永遠也不會從她的口中迸出來。雖然只短短的一個時辰，由於交投契合，他們倆稔熟得有如多年的情人。儘管期末考不日即至，阿俊卻天天曠課，為的是找機會和她膩在一塊兒，她也預支多次的期假來陪他。於是，咖啡廳、茶樓、早場電影院處處有他們的踪跡。兩人互訴衷曲、互相交換愉快的回憶，很快的情感發展進入白熱化。牽手、接吻、愛撫，一切都像美式 guickie 般的明快剔透。

今夜此刻，在公園深處，兩人糾纏在一起，色授魂予中，阿俊止不任意亂情迷而有進一步的行動時，她卻敏感的冒出這個問題，使熱滾滾的狂流在瞬間凍結了。他不喜歡這個問題，每次有人問他是唸醫學院時，總流露出欽羨的眼光；但是，再追問出唸藥學系時，就收起欽羨的眼光，不經意拋來一句，「唸藥的也還

難過好一陣子。他的內心在吶喊：「今日藥師地位之低落，在於社會結構轉變上，立法者疏忽所造成的錯誤。這些錯誤的後果為什麼要我們來承擔，你們社會大眾不應躲在一旁嘲笑，醫藥制度的不健全是國民健康的悲劇，你們應該協助我們來共同矯正社會制度的錯誤。」

想到這裏，阿俊念念脫口而出：「我唸的是藥學系。」

她的臉上閃過一絲異色，使阿俊心裏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，搭在她肩上的手感覺不到溫潤，僵直想抽回來，突然她迸出一句：「你能送我回去嗎？」滿腔溫情在語聲中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罩上一層寒霜的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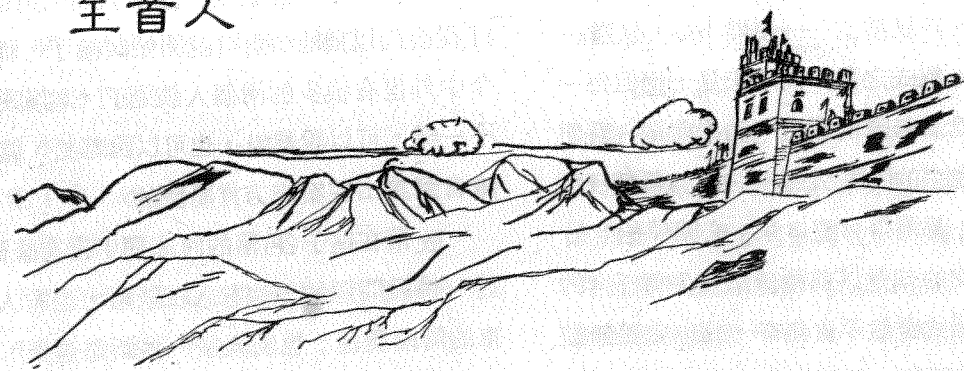
瞬間阿俊明白了一切，歷歷數日的情投意合，原來是一片虛偽，只是用來釣「醫」學院的「凱子」。這一切的一切使阿俊覺得噁心，他多麼希望一眨眼，睜開眼睛發覺他只是做了一場惡夢。但是，理智告訴他這一切都是真的，一輪身，阿俊逃了，只想遠遠地逃離現實。歸途上，阿俊想起了那些老舞棍的忠告：參加舞會的女孩子都是別有目的，舞會上的感情不能當真，不要在舞會上找尋純潔的女孩。

※ ※ ※

阿俊突然發覺窗外亮著一片白，原來日頭早已昇上高天，啾啾的鳥群也早已被人群車聲趕回巢去了。時鐘指著七時一刻，還剩下一本半，阿俊想索性一鼓作氣看完它，再小睡片刻吧！無奈積壓連夜的疲累再加上交疊一片糟的數黑道黃，腦筋硬是不聽使揮，眼前更是玄武、朱雀齊來。不行！再撐下去到考試時，恐怕無法下筆了。阿俊心一橫，管他的！鬧鈴撥到九，咱睡覺去吧。據內幕消息，這一科不抓死當，頂多再來一次暑假戰鬥營，那時候沒有令人心癢的舞會，也沒有「亂我心者」的「貝戈」馬子；憑我阿俊的聰明才智，那怕不輕騎過關……。

莫名其妙的雨天烤肉

王首人



(上)

巨大的雨點從天上俯衝下來，打在一輛藍色轎車的擋風玻璃上，玻璃上兩把雨刷週期性地來回擺動，司機葉柔慶的巨大身體隨著兩把雨刷有韻律地晃動著，臉上不時地露出苦笑；最近他常以苗條的三圍自許，但是不曉得這一次的烤肉又會使他在橫的方向長高幾公分？想當年要上成功嶺前體檢的時候，他那負二公斤的噸位（註：九十八公斤在一圈一百公斤的指標上，不但沒有向前移動，反而倒退了兩格。），曾使得漂亮的護士小姐伸舌瞞目呢！當然國防部的白飯他是沒吃上。現在負六公斤的苗條身軀更是便前飯後引以自豪的熱門話題之一，他真的不想再胖下去了！可是一想到這場雨可能誤了此次烤肉，忽地又有無限惆悵湧上心頭，他實在捨不得！！

目的地終於到了，香菇（雨傘）從四個車門分別冒出，緊跟著掌聲四起，似乎迎接這一車的豬肉與土司，很整齊地，一個聲音一個動作，香菇下的人們同時繃起眉頭，肯定地告訴自己：再再大我也非把本兒撈回不可！哦！原來那是雨聲，不是掌聲。

這是第三趟了，人共有二十來個，準備去英文江老師家烤肉，當然最重要的是與靜宜那十個大姐姐們會合。江老師住在大台中山莊更進去的復興新村山上，風景悠美，空氣清舒，是個居家，郊遊的勝地，唯一不方便的地方，也是情侶求之不得的地方是離車站遠了些，用走的需一個小時才可到。因為班上小姐們不適合走這段路，阿慶只好一趟一趟地駕車來回跑，當然男孩子為了避免因為多走這一段路而